儒宗理要

朱子卷十三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諸儒類

文集

答江元適論聖門精義之學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涵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

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答張南軒 論顏孟動變之義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林德久論韓子諸子言性不同

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無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但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箇虛空底物裏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才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

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王氏續經說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者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豁然而融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所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惟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于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

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

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

影響之間傚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聖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

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又說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答張南軒 論漢儒最善說經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漢儒說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識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

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理看了只是意味深長也

答劉子澄 論二程所處不同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放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

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横渠能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横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放過也

答范文叔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為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絶口不敢為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然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為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為巳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為仁由巳亦何待他人之助邪况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

仁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請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恕恭敬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王欽之 論編次程子遺書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遊騎無所

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

答汪尚書 論王蘇歐馬之學

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旣不純乎儒者

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其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

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敎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慾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辯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

之禍以加議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於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尊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答汪尚書　再論兩蘇王氏之學

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為得其實矣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郯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其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

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

也蓋欲淩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於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邪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冐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原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

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答汪尚書 論謝楊學力天資之異

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鲁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䂓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斂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

光明卓越，直指本源，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

答劉子澄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於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徇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答薛士龍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

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嘗竊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言語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

程先生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荆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

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旣沒其弟定叟裒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余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

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爲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

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靜尹公先生

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某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

江州濂溪書院記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

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淸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淸明之稟

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承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黄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

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

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讟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

能與於此李侯名訦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文集終

孔子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 文蔚

問定禮樂是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復問贊易之贊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 節

孔子在衛國居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

有爲故久居而欲輔之。壽昌

孔子門人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人爲學亦須先於性情上着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亦當着工夫。輝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淳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竇問子貢之學無傳　德明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僴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如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僴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孟子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淳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節

周子

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二程子也

二程子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跐蹊

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洛 樂如何著得。書德輔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只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而主靜。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又其說潤人有難曉處。如說鳶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子細。說較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看時較拙。子細看亦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協注。揚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持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寓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脩。賀孫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艱，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會。賀孫

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道夫

問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

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大雅

張子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此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可學

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

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浩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

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

大雅

閭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情性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

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爲他渾淪在那裏閒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着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其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爲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道夫

邵子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僩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麽樣做工夫。僩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

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

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眞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僩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拔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

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葢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進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葢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廣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廣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驤

謝顯道 名良佐

上蔡高邁卓絶。言論宏肆。善開發人。若海

上蔡言無窮者。要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賀孫

楊龜山 名時字中立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

吾儒自以不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鬬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僩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揚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子詬罵果有之乎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謙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道夫

侯希聖 名師聖

胡氏記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閎祖

尹彥明 名惇號和靖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節

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此是和靖見未透處。亦是和靖不肯自欺屈強妄作處。僩

胡康侯 名安國諡文定長子寅字明仲號致堂季子宏字仁仲號五峰附見

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極好 夔孫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 人傑

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

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側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揚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夔孫

羅仲素 名中彥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道夫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

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釐之偏也道夫

李愿中名侗號延平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

可及駿

先生不要人强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方

呂伯恭名祖謙號東萊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僩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

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伯羽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摭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必大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指他舊說。他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常答之云。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方得。還有此理否。

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僩

張南軒名栻字敬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語以未至之理耳。祈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可學

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便是程子所說艮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敬夫却要將這箇爲

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淳

陳同甫 名亮

或謂同甫只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賀孫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道夫

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可學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

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陸子壽 名九齡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袞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大雅

陸子靜 名九淵號象山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

子論性强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緻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硯下之藁以爲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淳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

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佛之無意見只是
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節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
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
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
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
佛罵祖之說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璘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自脩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否聖人教
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

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卓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

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胷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德明

朱子卷十三終

朱子卷十四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異學類

文集

戊申封事 論佛老異端之害事目見誠正類

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不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延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

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於心而害於政事者是

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詐妄之說。而以爲眞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而亟反之哉。

養生主說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閒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敎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

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

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淸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觀心說 論佛氏觀心之非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

實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爲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

亦曰不使晝旦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烱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天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

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審問明辨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讀大紀 論吾儒佞佛之非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

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旣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不差。所行不繆。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

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

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蠶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

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淸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痛哉。

釋氏論下 論釋氏眞僞之辨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旣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

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言，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簒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眞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太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

之指蓋氷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
晉宋淸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
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
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
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
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佑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
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
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儇浮之態
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淸虛靜默之說猶爲彼
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眞僞可知而其所竊豈

獨承蜩削鏤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二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强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答廖子晦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性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有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

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暫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答吳斗南 論儒釋似是而非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

出之說也參前倚衡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墻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知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

而有此言也

答李深卿論儒釋正邪之辨

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力而於彼說頗嘗着力研窮是以於彼說自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辯守而告之恐未易捄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葢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

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

答范伯崇 論異端之害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

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傲之譏也

答嚴時亨 論楊墨之害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文集終

語錄

總論異學

儒教是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

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僩

老子莊子　附列子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必大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廣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　閎祖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閎祖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塲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淸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子之學最忍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可畏可畏僩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

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李蔚說得好。南升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淳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

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文蔚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賀孫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是莊子。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

而少事實。人傑

長孺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惪 以下論脩養

問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嶢崎。寓

釋氏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

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時舉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揷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淳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寖失其本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

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闗洛諸公。旣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宫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彊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晩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僩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

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閃閃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謙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枘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氏則皆悖之者也廣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燾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端蒙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

截看了。恪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更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黄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絶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

私之哉。大雅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又有黠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節

問輪廻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

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爲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徇脚肸之語曰他又有偷胎奪蔭之說皆脫空可學

傳燈錄極陋蓋眞宗時一僧做上之眞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義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他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

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琳

或有言修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道夫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

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贊皷其間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其間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燾

因說某人棄家爲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弟又不肯。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頻蹙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是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可學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見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箇寂

滅不知須强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

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謬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救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為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自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贓耳 僩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

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其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潛子貞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 義剛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實底 夔孫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

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
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
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剗地要
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
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麛不卵不殺
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
虎此是何理卓

儒釋之辨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
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

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節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植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家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

子須當去救他拶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
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
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
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着正要
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友仁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
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
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
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
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

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友仁

朱子卷十四終